

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化建构

文学鉴赏一席谈

崔景艳 李纯明 蒋艳娟 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化建构

——文学鉴赏一席谈

ZHONGGUO WENXUE DE CHUANTONG WENHUA JIANGOU

崔景艳 李纯明 蒋艳娟 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 哈尔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化建构/崔景艳,李纯明,蒋艳娟
著.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717-918-4

I. 中… II. ①崔…②李…③蒋… III. 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267 号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测绘路2号 邮政编码:150086)

哈尔滨海天印刷设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5.5 字数:154 千字

ISBN 978-7-80717-918-4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20.00 元

前 言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文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尽管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成为作家或作者,但是能不能、会不会鉴赏文学作品,就如同我们虽然在生活,但能否享受生活一样重要。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水平,是我们享受高质量生活必备的条件之一。

出于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之目的,以期把他们打造成为“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作者积数年时间,编写了本书。

本书在编写中力求突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避免空洞、抽象的理论说教和肤浅的现象的描述、堆砌,熔知识性、理论性、启发性和鉴赏性于一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审美水平和艺术修养,更切合高职院校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实际需求。

本书由崔景艳、李纯明、蒋艳娟著,撰写分工如下:李纯明撰写第四章以及第六章的部分内容约5万字,崔景艳撰写第二、三章共5.2万字,蒋艳娟撰写第一、五章以及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共5.2万字。

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吸收借鉴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参阅了大量网上资料,出于版面限制就不一一注明了。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鉴赏的基本理论	1
第一节 文学鉴赏的性质和特点	1
第二节 文学鉴赏的意义和一般过程	8
第二章 文学作品鉴赏的方法和要求	15
第一节 文学作品鉴赏的模式和方法	15
第二节 文学作品鉴赏的要求	28
第三章 文学作品构件鉴赏	35
第一节 文学作品主题鉴赏	35
第二节 文学作品人物鉴赏	40
第三节 文学作品结构鉴赏	55
第四节 文学作品语言鉴赏	65
第四章 文学作品文体鉴赏	72
第一节 小说鉴赏	72
第二节 诗歌鉴赏	81
第三节 散文鉴赏	120
第五章 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辩证法	128
第一节 艺术辩证法分析	128
第六章 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	155
第一节 打好文学作品鉴赏的基础	155
第二节 克服文学鉴赏的心理误区	162
第三节 实践中培养文学鉴赏能力	164

第一章 文学鉴赏的基本理论

文学鉴赏的基本理论包括：文学鉴赏的性质、文学鉴赏的特点、文学鉴赏的意义、文学鉴赏的一般过程。理解和掌握这些基本理论，并且用以指导鉴赏实践，才能使鉴赏实践成为自觉的实践，从而避免盲目性或进入误区。

第一节 文学鉴赏的性质和特点

一、文学鉴赏的性质

文学鉴赏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的一种披文入情、动情观照的精神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读者通过语言的媒介，获得对文学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享受，从而领会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获得对文学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享受，获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教益。我们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文学鉴赏的性质：

（一）文学鉴赏是一种感觉与理解、感情与认识相统一的精神活动

人们欣赏文学作品，是从形象感受开始的，形象作用于读者的感觉和感情，使读者受到艺术感染，于潜移默化中逐步体会到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读者对文学作品所揭示的生活本质的认识，或是对作家创作的评价的接受，始终是和读者对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生活现象的直接感受和情感反应分不开的。脱离了具体感受的抽象思维和逻辑判断，不能称为文学鉴赏。但是单有感觉没有理解，单有情感没有认识，也不可能深切领会文学作品的意义，同样不是真正的文学鉴赏。

夸大感觉与感情在文学鉴赏中的作用,把文学鉴赏归结为脱离理性认识的“形象直觉”活动是片面的。无视文学鉴赏过程中感觉和感情的作用,不懂得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必须被读者在感觉和感情上肯定和接受才能在理性上肯定和接受,也是片面的。在文学鉴赏中,感觉与理解、情感与认识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这是文学鉴赏活动的基本特点。

(二)文学鉴赏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是对立的统一

任何文学作品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客观的规定性。这种客观的规定性是由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艺术形象本身所决定的。读者在鉴赏中的想象与联想,终究是以作品提供的艺术形象与生活画面为基础的。但是读者鉴赏文学作品又不是纯客观的、消极的、被动的,它还带有一定主观性。每一个读者有各自的生活经验和立场观点,有各自的思想感情和文化修养,因此,他们在鉴赏过程中的感受、体验和认识,往往与作家自己在创造形象时的感受、体验和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中,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感受、体验和认识,从而产生不完全相同的影响。鲁迅曾经指出,在看《红楼梦》时,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多种理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就是由于文学鉴赏的主观性而造成的差异性。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集中体现在文学鉴赏中特有的现象——共鸣。共鸣是文学鉴赏中一种普遍的心理感应现象,一般指人们鉴赏文学艺术作品时所引起的同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相通、类似或交流融汇的思想感情活动。当文学作品中人物、情景符合读者自己的审美理想、趣味、心境时,鉴赏者往往会进入特定的情景之中,爱作者之所爱,恨作者之所恨,以至喜喜亦喜,像忧亦忧,达到物我交融,物我一致的境地,这就产生了共鸣。例如当林黛玉听《牡丹亭》中唱词时,产生了与杜丽娘类似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深闺自怜的相似感情,以至心摇神荡,如痴如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就是一种“共鸣”。共鸣的产生比较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是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相通,或对人物命

运、遭遇的“认同”。文学鉴赏中的共鸣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从客观方面来说,主要是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具体生动、真实典型,富有艺术感染力。但文学作品描写的内容千差万别,艺术形象多种多样。因此,并不是同一部优秀作品都能引起每个人的共鸣,也不是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不同的人物、事件所抒发的情感都同样地引起每个读者的共鸣。甲作品所引起共鸣的对象可能不同于乙作品;而甲作品中张三这个人物引起的共鸣对象也可能与李四这个人物不一样。因此,共鸣的产生,还有主体的条件。从主体来说,大致有这样几点:首先,一定的艺术素养是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因为共鸣是在艺术鉴赏过程中产生的;而一定的艺术素养则是进行艺术鉴赏的基础。不能鉴赏,文学作品就不能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也就无从产生共鸣。林黛玉的文学素养很高,在听《牡丹亭》戏文时,才会因细嚼其中的含蕴而自伤自怜、感慨万端,与杜丽娘的“幽闺自怜”产生共鸣。让贾府中的焦大来听同样的戏文、同样的音乐,也许他会觉得“好听”,但却无从产生共鸣。因此,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由此看来,能鉴赏是产生共鸣的先决条件,而鉴赏必须有艺术修养。其次,产生共鸣的主要条件又还在读者自身的思想、情感、经历、处境与作品所描写的特定内容和特定的思想感情的相同或类似。缺乏这样的条件,则再高的艺术修养也只能帮助他鉴赏而不会使他产生共鸣。这种相同或类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鉴赏对象有相同或类似的实践经历。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构成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可能会遇到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矛盾,有相似的生活处境和实践经历,形成类似的思想情感。因而,当读者的实践经历与作品描写的具体的人物命运、遭遇、生活、斗争和处境相一致时,他就会自然地进入情景,在一种“仿同”的心理支配下,从作品中寻找自己,寻找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曾经见到、遇到、经历过的一切。如果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人、事、境、物的评价恰好是某一读者所思所想的意念时,他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至与特定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情感融合在一起。例如,对于王维

的诗所传达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或李白诗所传达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这种思乡怀亲的情感，能使之产生共鸣的主体，则总得有在“异乡为客”的经历，有与亲人离别的经验。白居易之所以能对琵琶女的身世产生共鸣，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第二，与鉴赏对象有相似的历史条件。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每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族侵略时，各阶级的民族意识、心理、气节便迸发为爱国主义精神。那些富有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最易激起亿万人民的共鸣。阅读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以及《杨家将演义》等诗文、作品，这些作品就最能在思想感情上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三)文学鉴赏的过程是审美享受与审美再创造过程的统一

文学鉴赏的过程与艺术作品的创造过程不同，它是在具体鉴赏作品基础上的再创造。如果把艺术作品的创作称为“一度创造”，那么，审美鉴赏则是“二度创造”。它的创造要受具体作品的制约和限制。任何文学鉴赏，鉴赏者都要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特殊处境、文化修养等对鉴赏对象进行想象、联想、加工、补充，把作品中的形象转化为自己头脑中的形象，这就是文学鉴赏中的再创造。在再创造中，想象和联想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是再创造的一大特点。但是，这种联想、想象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受鉴赏对象的制约和影响的。鉴赏对象为鉴赏者提供了想象、联想的基本形态和线索，规定了他再创造的方向，指引他怎样去加工和补充形象。因而，鉴赏中的再创造原则上不能像艺术创作那样，可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它只能以鉴赏对象为“模特儿”，“杂取”与之相关相似的东西，在想象中予以补充和强化。高尔基在谈到他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时曾说，他把他熟悉的外祖父与葛朗台联系起来，用生活中的外祖父的吝啬贪婪和葛朗台比较，从而补充和丰富了作品中葛朗台这个守财奴、迷金狂的形象。《红楼梦》中林黛玉听到《牡丹亭》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内容的句子，她所联想到的只能是与

之相关相似的生活情景,如“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等,凭着这些联想,她补充和丰富了《牡丹亭》唱词中的意蕴和境界,有了再创造的性质,获得了她在鉴赏时的特殊的情感体验、精神享受。高尔基的联想也好,林黛玉的联想也好,都只能在鉴赏对象提供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线索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艺术鉴赏中的再创造即二度创造是一种有限创造,它的想象与艺术作品中的想象相比,更多的是再造性想象,不能像艺术作品创作时的“无中生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鉴赏中的再创造及再创造中的联想、想像,是对鉴赏对象的一种“复活”和丰富,是“同质异形”的创造,而不是“异质异形”的创造。鉴赏的差异性表现于“形异”,鉴赏的一致性则表现为“质同”。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对鉴赏对象的误解或曲解。

二、文学鉴赏的特点

具体来说,文学鉴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直觉性

审美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是鉴赏自然美、社会美还是艺术美,都不是先有理智的判断然后才有美感,而是感知到美的对象还来不及作理性分析时,就会在那一瞬间感到对象的美或不美。当步入画廊观赏一幅幅人物画时,那柔和的线条、绚丽的色彩,那顾盼流转的眼神、婀娜多姿呼之欲出的形象,都会立即吸引住观赏者,使之流连忘返。读文学作品也一样,例如诗歌的音韵感、色彩感、情绪波动感,往往立即使人们认定其美或不美。这种似乎未经思索的感受或判断就是一种直觉性,在艺术鉴赏中,也就是审美直觉。这正如夏夫兹博里在《道德家们》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眼睛一看到形状,耳朵一听到声音,就立刻认识到美,秀雅与和谐。”艺术直觉的产生与人的经历、情感有直接关系,即所谓经历相似萌发美感,情感合拍美感顿生。

艺术直觉有两种:一种是低级的直觉,是一种见形象不见意义的直觉。这种直觉获得的美感是片面的、表面的、肤浅的。如《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一见到被称为“太阳神”的法比外表漂亮,

一下子在心中升起了美感，一见钟情，堕入情网、受骗上当。另一种是包含理性因素的高级直觉。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和个人文化修养、审美经验的积淀，是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心理机制看，鉴赏者平时将审美经验作为一种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形成表象记忆，同时由于长期的鉴赏习惯可以变成条件反射，优美的艺术形象映入眼帘，传入耳膜后，立即与储存的类似审美对象及其所包含的美的信息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个人主观色彩而又把握了对象意蕴的直观形象。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三讲》中指出：审美直觉所把握的对象“不仅仅是轮廓和形状，而是使任何事物成为事物的那样的一套套层次、变化和关系——形式成了对象的生命、灵魂和方向。不仅如此，任何形式的后面还有一个来自实质本身的更深邃的形式”。而“在原则上，形式与实质是一个东西，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这意味着，真正文学鉴赏中的审美直觉，具有一种穿透力和整合力，它能从对象的表象穿透而达到其内核，并将其整合为完整形象。只不过这种穿透力和整合力是伴随活跃而飞转的想象来完成的：既在想象中穿透又在想象中整合，从而获得鉴赏的那种特殊感受和特殊美感。一般来说，文学鉴赏中的直觉性与人的文学修养和鉴赏经验有密切关系：修养越高、经验越丰，直觉性越强、越突出。

（二）感情性

感情在文学鉴赏中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动力。鉴赏根源于情感需要，满足的也是情感需要。鉴赏者在对艺术形象的直观领悟中，“意与象通”，激发起情感活动，从而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前途和命运，体验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因此会像喜亦喜，像忧亦忧，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由之，鉴赏不仅是动情观照，也是寓情观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诗的语言叙述了他的感情在欣赏音乐中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他在告别主人之际，“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美感直觉一下子抓住了优美动听的琵琶声，引起了他的鉴赏音乐的情感欲望，从而“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要琵琶女弹奏。对于琵琶女那寄托着深沉情感的演奏：“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白居易也动情

了,不仅他自己“我闻琵琶已叹息”,而且“满座闻者皆掩泣”。不仅动情,而且入迷。因而“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正是刘勰所说的“披文以入情”。白居易在听琵琶过程中的“忘归”“沉醉”“叹息”“青衫湿”直到表示愿意“为君翻作琵琶行”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情感活动。因而,情感性是文学鉴赏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欣赏活动具有艺术再创造的性质是密不可分的。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写的:“客有吹洞箫者,倚船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接着就说:“苏子愀然,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这“愀然”也就是他因之而产生了情感。正因为这种情感性,文学鉴赏才会带给人美的满足和享受。

(三) 领悟性

文学鉴赏需要鉴赏者有与作家作品相适应的情绪心境,通过艺术想象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人度物,抓住艺术形象蕴于内而形于外的特点,体验其情、领悟其理,发掘不尽之意。我国古代鉴赏者借佛家“参”“悟”的道理,主张“妙语”。即鉴赏者在艺术感受基础上,以己度物深入体验,从感性直观一下子领悟其理。朱光潜说:“世间有许多奥妙,人心有许多灵悟,都非语言可以表达。”的确,有许多意境深远优美的诗歌,看起来美,想起来美,但一时还找不到准确的语言表达其中的奥妙,只有在意味深长的审美体验中发现、创造、玩味、揣摩,领会其中的无言之美。这就像李商隐诗中所写的那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意会就是有所领悟,似乎懂了,而且似乎懂得不少。但到底懂了什么,懂了多少,又难以用语言概念准确表达。因而文学鉴赏不只靠感性、靠理性,似乎还靠一种“悟性”。而悟性就是直觉与理解的一种结合。

第二节 文学鉴赏的意义和一般过程

一、文学鉴赏的意义

文学鉴赏与文学作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总的来看是具有社会作用、个人的涵养作用和推动文学自身健康发展的作用。

(一)文学鉴赏与文学的社会作用

首先,文学鉴赏是实现文学社会作用的必要条件。一部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只具备了产生社会作用的可能性,要通过群众性的鉴赏,这种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性。一座完美的雕像不和观众见面,它只不过是一堆经过艺术加工的石头或其他金属材料。同样,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把它藏在深山,不让人阅读鉴赏,也只不过是经过工人排字、加工、印刷后的一叠纸张,不发生任何社会作用。相反,一部文学作品读者越多,流传越广,那么它的美学价值、社会意义就能充分体现,社会作用也就能充分发挥。如我国《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自诞生以来读者众多,加之用戏剧、曲艺、连环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改编流传,使识字和不识字的人、老年人与青少年都可以鉴赏,因而它们的社会影响十分深远、广泛。可见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鉴赏接受之后,才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用。

其次,文学鉴赏可以提高读者艺术修养和思想情操。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文学艺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风尚、习俗、趣味,对那个时代的读者都有重大影响,并改变读者的审美趣味,提高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一个时代创作方法、文学体裁的演变,都要引起读者鉴赏习惯、趣味的变化。如我国当代文学中意识流的引进,时空交错在文学中的运用,艺术形象情绪心境的“长镜头”描写,心理小说、朦胧诗的问世等,影响并造就了一些懂得这种艺术的读者,影响并逐渐改变着原来一些

读者的鉴赏心理。

刘勰曾经这样说过：“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园照之象，务先博观。”这就是说，只有在广泛的鉴赏实践中，读者的鉴赏水平才能提高，才能独具慧眼，达到“园照之象”的境界。当然，这种提高主要是通过鉴赏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实现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着美的创造规律，也体现着艺术美所有的那种特点，它会给人以丰富生动的美的知识和陶冶。因此，歌德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由此可见文学鉴赏对读者来讲具有涵养性情、提高素质的积极作用。趣味是无法争辩的，但是趣味是有高下之分的；而趣味的高下是可以由修养而加以改变的，欣赏就是提高人的趣味的主要方法（朱光潜语）。

再次，读者通过文学鉴赏各方面的积累知识，获取丰富经验。儒家的先贤们对此就有丰富而深刻的论述，《论语·学而第一》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为政第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泰伯第八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路第十三》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阳货第十七》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都比较深刻地阐明了文学鉴赏的实践对读者在知识的积累、经验的获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文学鉴赏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鉴赏不仅是实现文学社会作用的必要条件，而且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有积极意义。

首先，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的积极反馈。文学创作为鉴赏提供

对象,而鉴赏是创作的一种动力。优秀的创作可以提高鉴赏水平,水平高的鉴赏可以提高创作质量,二者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生产便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文学鉴赏是一种精神消费,同样它也生产着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赋予作品一定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通过读者的鉴赏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过程:一个是创作过程,如作家——作品;一个是鉴赏过程,如作品——读者。这两个过程构成了一个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动态环节,组成完整的文学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鉴赏角度讲,作品不经过读者鉴赏,不能算真正的作品,马克思说:“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通过鉴赏,创作者可以从读者那里了解到可贵的信息:作品得失如何?水平如何?趣味如何?读者心理如何?从而改进自己的创作活动,自觉考虑怎样为满足社会需要进行创作。可见,文学鉴赏对文学创作不是被动的、可有可无的,而是能动地促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我国文学史上从“话本”小说的兴盛到“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兴盛,这与当时广大市民的欣赏趣味和要求有密切关系。新时期以来,我国短篇小说的繁荣,中篇小说的崛起,报告文学的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就是作者了解读者喜欢鉴赏那些关系到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作品,因而在创作上自觉地适应读者的需要。

其次,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它们都以文学作品为认识对象,都要经过艺术感受、审美判断和体验、玩味、分析,然后才能作出自己的评价。在思维过程中,都要受时代、阶级、民族以及政治思想、文艺思潮、社会心理的影响,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文化知识、艺术修养,对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进行再认识、再创造、再评价。但二者又存在着显著差别。文学鉴赏比较宽泛、较为自由,侧重感情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文学批评是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进行的系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和批评,严格地受着一定时代、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某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艺术观点的制约,注重客观性。

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相互依赖,相得益彰。文学批评对文学鉴赏来讲,是对文学鉴赏的总结和提高,是沟通作品和读者的桥梁,能帮助读者正确鉴赏作品,提高鉴赏能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文学鉴赏要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以便对文学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获得更高的审美享受。但一般说来,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离开文学鉴赏就没有文学批评,只有建立在文学鉴赏基础上的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揭示文学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的思想意义,体会文学形象的生动、真实和艺术魅力,领会艺术意境的无言之美,从而作出正确全面的文学批评。

文学鉴赏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学活动。别林斯基曾指出:“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通过群众性的文学鉴赏,作家可以了解不同的读者群的不同需要,了解他们审美意识的变化和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而必然促使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思和总结,进一步端正创作思想,提高创作水平,努力去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文学鉴赏又是一种寓教于乐的精神活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的普遍形式。通过文学鉴赏,读者从作品的艺术形象中获得精神享受,得到健康的娱乐,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更自觉地去“求真、向善、爱美”,因而,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文学鉴赏的一般过程

文学鉴赏的一般过程伴随许多心理活动,其中涉及鉴赏过程的阶段划分及鉴赏心理的深入剖析。按照准备、发生、发展和停留的鉴赏顺序,其大致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一)艺术感受

艺术感受阶段是指阅读文学作品时,在感觉和知觉中初步接触文学形象、意境,并开始有情感体验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读者以文学语言为中介,在理解其含义的基础上,感受到文学作品感性形式的形象的各种外在表现,在知觉中将其“复合”为完整的表象,从而进入作品所描绘的意境,体验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叙事文学的人

物形象来说,从感受其形体外貌、言谈举止、风度仪表获得初步完整的印象,于是,知道有些和是些什么样的人,相互之间的大致关系是什么,自己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感波动和心灵震荡等。就抒情性作品如抒情诗来说,则从对其音韵、色彩、物态、景观的感受,获得对整体画面的印象,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又抒发寄托了什么样的感情。例如我们读鲁迅的《祝福》,就对祥林嫂的感受而言,先总是从她的乌裙、蓝袄、月白背心等穿戴,头上的白发、脸上的表情等神态,淘米、洗菜、抗婚碰头等行动,以及失子之后的“我真傻,真的”,或“人死后,到底有没有魂灵”之类语言等外在表象获得的,并在此感受的基础上,获得关于祥林嫂的整体印象,产生对她的同情,生发出对造成她悲剧的人和制度的愤恨。又如我们读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首先感受到音韵铿锵、动听悦耳,接着会感受到它色彩绚丽、爽目动人,从而感受到这首诗所展现的江南美景,得到“这首诗很美”的初步印象。这种印象使我们油然而生喜悦之情,并似乎也置身其中而体验着这种美景。这就是说,在艺术感受阶段,我们能“融入”对象,感受到它的美的具体形态,知其“然”。但这种美的形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它为什么美,又美在哪里,希望知其“所以然”。于是,我们的鉴赏活动必然要在艺术感受的基础上“出而观之”,进一步作出审美判断,这就进入了艺术鉴赏过程的第二阶段。

(二) 审美判断

审美判断是在艺术感受的基础上对作品形象的总体把握,它是艺术感受的深化,最终达到对鉴赏对象的理解。毛泽东曾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在这一阶段,通过思索和分析,进一步领会作品所蕴含的意义,深入体察艺术形象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以及艺术魅力之所在。或为它的成功叫好,或为它的不足惋惜,或为它的生花妙笔所惊赞,或为它的深邃思想所折服。在活跃流动的感情激动中渗入了更多的理性因素,从而,对它作出理解性的情感评价。还以《祝福》中的